

意气风发，收拾旧山河；
金戈铁马，开殷商盛世。
齐家、治国、平天下，
巍巍武丁，独看天地浩大。



杜承汇

著

武丁王朝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杜承汇
著

武丁王朝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武丁王朝 / 杜承汇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5399-5501-8

I. ①武… II. ①杜…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89364号

书 名 武丁王朝

著 者 杜承汇
责任编辑 王雁雁 王宏波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092毫米 1/32
印 张 7
字 数 150千字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5501-8
定 价 25.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洹上秋来	001
第二章	山中奇遇	009
第三章	青春作伴好还乡	017
第四章	初露锋芒	024
第五章	陵寝内外	031
第六章	不怕张扬只怕闲	039
第七章	祈降吉祥	044
第八章	以才为宝	050
第九章	梦中圣人	055
第十章	郊原新绿	060
第十一章	一仗打出个美女来	065
第十二章	孤儿泪	071
第十三章	美金美玉并辉煌	077
第十四章	王室的荣耀	080
第十五章	子渔出使江南	084
第十六章	先礼后兵，警策东土	090
第十七章	立储大典	095
第十八章	鼠盗	100



第十九章 下危之战	107
第二十章 谗口铄金	111
第二十一章 冤情动天地	119
第二十二章 太行招魂	125
第二十三章 瞻彼南山	132
第二十四章 南征	137
第二十五章 奋战荆楚，深入其阻	141
第二十六章 平叛	146
第二十七章 立储风波再起	153
第二十八章 力量悬殊的搏斗	159
第二十九章 将星陨落	166
第三十章 赛马场上	172
第三十一章 由鬼方到鬼侯	179
第三十二章 生与死为邻	184
第三十三章 扩地千里	193
第三十四章 商周第一战	198
第三十五章 伐蜀之战	203
第三十六章 荡气回肠	207
第三十七章 相对如梦寐	211

第一章 洹上秋来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这是年年都有的秋日美景。但是，若将时空想得远些、实些，却非每年都是这样。就拿公元前1273年说吧，在商代都城殷邑，秋景就有些异样。

殷邑在今河南省安阳市，北邻太行山区，南踞冀鲁豫大平原。一条明媚的洹水（即今安阳河）在它的东北面近城流过。它原名北蒙。商代第十八世王盘庚将都城由奄（今山东曲阜）迁到这里，将它改名为殷，从此商代常被叫殷商或大邑商。

公元前1273年，秋日来到了殷都。起初还平和，可是不久它就板起面孔，借风雨发威。洹水周围，浓云弥漫，凉风阴雨，连绵不绝。许多待收的庄稼难以收获。牧人也只能望着雨天发愁。

日子这样过了近一个月。雨终于停了，但是风并没停。根据刻有四方风神的甲骨卜辞，殷人把西风叫夷风，北风叫冽风，把西北风叫疠风。因为西北风是疠疫的散播者，是疫鬼鼓动的邪气。现在，西北风紧吹，人们的心就像压着块石头，生怕疫

病降到自己头上。要是往年，这种忧虑可能会好些，因为他们握有许多对付疫鬼的方法，如占卜、祈祷。富裕人家，墙头门上常年挂着龟壳，靠它的灵气，辟邪消灾，心里会踏实些。

今年不同了，就在昨天，宫里传出了惊人的消息：殷王小乙病了，病得稀奇。就在前天小采（时段名，约当18:00—19:00）后不久，小乙感到左嘴唇发麻。他顺手拿个铜镜，对着庭燎一照，觉着嘴巴有些歪。他想吩咐女仆倒杯水来，可说话困难又不清楚，左半身也麻木起来。接着他就卧向席褥病倒了。

国王病重的消息传出宫外，惊动了城内外臣民。人们议论纷纷：“殷王得了疫病，身躯被分成两半。”“天帝要召小乙，只召去了一半，你看奇不奇怪。”

秋天本是宜人的季节，可今年入秋以来，风雨晦暗，大煞风景。人们担惊受怕还来不及呢，谁有心思去问天高云淡，去欣赏那些陌上黄花、空中飞鸿呢？

国王病了，王后妣庚心慌。冢宰甘般应召来了，小臣令爻父丁等也来了，寝宫里挤得满满的。甘般是巫教首领。他将意见向妣庚禀告后，随即展开巫医治疗。巫医们认真察看了小乙的病情，然后到侧室去讨论。他们分别认为小乙患有：病目、病耳、病口、病舌、病音、病足、病身、病骨、心（脑神经）疾，还有因寒、暑、风、湿、燥、火六气入侵导致的六淫症或雨病，差不多把当时的疾病科目都说了，就是没敢说是“病役（疾）”。他们议而不决，找不到共同认可的药石，只好拿些芪（柴）胡、三仁药（桃仁、杏仁、郁李仁）之类了事。一位

随身带着外科手术刀的巫医看看实在没戏，拂了拂那具拱背凹刃、约二十厘米长的手术刀——砭镰，放回漆盒，盖好盖，出口长气，挟起走了。

巫医们知道，凭着小乙的性格、他的持重守旧，即使真的得了外科疾病，他也不肯轻易接受手术的。

小乙是商王朝第二十世王。巍巍国王为何取个店小二式的名字呢？原来殷商人对甲、乙、丙、丁等天干字看得极其神圣。他们认为，天干是天上星辰的画像或命名，如甲（十）是北辰五星，乙（乚）是北斗七星等等。而子、丑、寅、卯等地支代表星辰运行的十二等分路线。星辰当然比它的行走路线高贵啰，正像至高无上的国王比其他人高贵一样。所以殷商自上甲微起的所有国王，都以其生日的天干作为名号。其他人除了子嗣和当过王后的子姓妇女外，都被禁止以天干命名，富豪、贵族都不例外。小乙因为在他之前的国王有大乙、祖乙，所以名号中必须有个“小”字。但这丝毫无损于他的尊荣和无上的权威。

小乙是盘庚王的弟弟。盘庚自奄迁都到殷，给殷商国运带来了转机。奄地是以畜牧为主、农业为辅的综合区，旱涝无常，水灾频发。殷邑紧临洹水，又近卫河、漳河，水利条件优厚，宜于建设以农为主、畜牧为辅的综合区。迁殷以后，他们着力发展农业生产，国力逐渐上升，殷都建设，日见规模。盘庚因此被称为“中兴之君”。盘庚传位给小辛。小乙从哥哥小辛手里接过政权，幸运地接到了一个比较承平安定的局面。

小乙姓子名敝，乙是本名。他性格内敛凝重，因循守旧，



真所谓人如其名。他并不耽于声色，只图享乐，也不是不理朝政，政归臣下，像伊尹说的那样做个“授君”。他是不图奋发，以做个守成之君为满足。他把朝政交给忠诚能干的冢宰甘般（甘盘），使朝政保持正常运转，但也仅此而已。治国也像逆水行舟，你因循苟且，不思进取，朝政就会荒疏。旧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新的问题又积压上来，到后来弄得国事日非，危机四伏。商代是以商族为首领的众多方国联盟的奴隶制王国，到小乙时期，不少方国或暗怀二心，阳奉阴违，或公然不服，不奉朝贡，或叛服无常，兴兵作乱，连王畿之内的猷方（今河南省沁阳附近）、先方（今河南开封陈留附近）都不肯按时朝贡。这不是在承平的表象下潜伏的王朝危机吗？

现在小乙病了。他的个人危机先于国家危机而爆发。巫医卜官们关注他的病情，关注他是否用同一方式对待病体和国事，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对殷王的医药救治效果不佳，进一步的巫医活动展开了。主持人仍是冢宰甘般。当时家国不分。冢宰是王家家务总管，也是朝廷群臣之首和全国的巫教长。他知道，在南方江汉一带，巫师的做法规范和信仰旨趣和北方略有差异。为了王室的利益，他仅用正统的巫风为殷王疗病。柴祭上天禱病是最重要的。

在城的西北角，人山人海。城墙边堆起一大堆树枝柴草，那是些新伐的松柏枝和香草等芳香植物。随着柴草被点燃，馨香和着浓烟随风飘逸。巫师们对宅祈祷着。这是燎祭，又名禋祭，是告昊天上帝。一群头戴面具的汉子，映着火光，踏着

《大护》乐曲，跳起了雩舞，边跳边唱，为殷王祈祷：

大鼓蓬蓬，悬磬叮叮。

上告天帝，列祖列宗。

烧尽寒冷，驱彼邪风。

佑我今王，祐寿康宁。

围观者避着风烟，观看歌舞，心里乐和，可又不让显露出来。

路寝这一大片殿堂、寝、屋，是卜、祝、巫、史等高级臣僚工作生活的宫室，位于王宫宗庙区这片建筑的北面。在这儿，庞大的占卜机构正为卜问小乙病情忙碌着。取龟卜官取来了龟壳，钻凿卜官在甲上钻穴。命龟卜官将贞问殷王病情的事告诉龟，灼龟卜官烧灼龟甲。接着，占龟卜官和甘般等一起观兆，辨别吉凶，然后交给书契卜官契刻卜辞。工作紧张快捷，组成了一条高效的占卜流水线。但是，每个卜辞都显得高明中庸，安人心而又缺乏明确性。

占卜、祭祷、医疗，三管齐下，三天过去了，可是，小乙的病并无起色。他仍瘫卧席上，时而糊涂，时而清醒，歪嘴流涎，说的话只有部分令人明白。

庚后连日劳累，焦虑不安，不知天帝是否已派出神明迎接小乙。这天小采后，她感到困乏极了，想睡可又睡不着。寝宫里炉火通明，她只觉燥热闷胀，见小乙此时已平静入睡，她吩咐下人好生照看，自己带着女仆花儿，出小寝到宫外去了。

天色阴冷昏暗，只有薄薄的云幕透出些许月光，她走出宫殿群，进入广阔的祭祀场院，冷气使她不禁打了个寒战。她继



续往南踱着，越过一座木桥。桥下有条约二十米宽的人工河，自西北流来，穿过宫室南侧，向东流去，再穿过东面城墙和城外的洹水会合。要是平时，她来到桥上，多半会驻足闲眺，聆听桥下那淙淙流水的美妙音乐，心旷神怡。今晚她却停也不停，慢步而过，折向东城，径自往城堞上走去。

女仆扶着她，登上高高的护城堤，站在堞边放目四望。微光中她看到城西的制骨作坊灯火寥落，城南的制铜作坊却火光耀耀，红亮一片。城外洹水哗哗，从她面前隔墙外流过，转身往东向远方奔去。往北，太行山那么远，模模糊糊、黑黝黝的，她无语地端详着。“天晚了，这么冷，我们回去吧！”花儿催促说。花儿是个青春焕发的长发姑娘，破旧衣着掩不住她的机灵和美丽。庚后听了没有理睬，也没有斥责她。因为庚后有自己的心思，女仆是不会知道的。她来这儿，是为丈夫看看病况和生命处境。在她的想象里，殷王若有不测，必有天帝派出的使臣来迎接他。国王死了，上天做客，所以叫“宾天”。接他的天使来了，必驻山上。要不，住哪里好呀！她来眺望太行山和南面的王屋，看看有无天使降临的迹象。可是它们都是远山，神灵会住那么远吗？降住的迹象又是什么呢？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她是在幻想中求现实，在现实中寻幻想。山上大约尽是树。现在雨未停，山和树都看着不着，一点神的迹象也没有。天更冷了。后来她想起了甘般昨日说的那些话，才毅然吩咐：“回寝宫去！”

甘般，年近四十，中等身材，壮实而干练。他原是甘氏方国的首领。甘方在今洛阳以西，是夏启王战胜有扈氏叛乱的地

方，是殷商盟国。后来他到殷都，当上了小乙的首席大臣。他以忠诚、聪慧，赢得了小乙的信任。他的勤奋专断，又能弥补小乙平庸治国的不足。所以他当冢宰多年了，一直掌握着殷商大权。昨天他对庚后说：“殷王病得不轻，该为后事想想了，子昭远在千里之外，应该尽快召回来。”子昭是小乙的长子，虽非庚后亲生，但很受小乙和庚后的钟爱，是内定的小王。大约一年前，为了让儿子增长治国才能，小乙把他送到河东的一个小方国王氏方国，劳动锻炼去了。庚后说甘般的话很对，嘱他起草诏书，伺机禀明殷王。现在她想起了这些话，感到想见儿子的心越发迫切，忙扶着女仆匆匆走了。

她回到小寝，见室内庭燎高照，炉火熊熊。甘般坐在炉边，几名女仆站在墙下。小乙瘫卧席上，似迷似睡。室内静谧，甘般见王后来了，站立起来，和她悄声说了几句话。也许是话声惊醒了小乙，他睁开眼，含糊地说了些什么，想要坐起来。庚后忙上前，和女仆一起扶他坐着。一女仆横上席端，作他的靠背。他从庚后手里吃些黍粥，精神似乎好些。庚后这才轻声问他：“你病了，有些国事耽搁下来，需要处理。我们召子昭回来，你看行吗？”小乙听了，微微点了点头。

甘般见状，立即从案上拿起诏书，连同蘸了墨的毛笔递给庚后。

诏书是一块约一尺长半尺宽的平整木板，上刻八个遒劲字体，阴文，竖行，涂有红料。这叫简牍，实即木牍。

庚后接过诏书和笔，将木牍对着小乙。小乙看了那些字，又闭了会眼睛，让粗喘的气平息下来，才接过笔，在木牍的左



下方写下二字：父斂。甘般接过简牍，立即走出小寝，将它交给小臣令𠂔父丁，命他连夜启程去王官邑，送给子昭。

公元前1273年——小乙即位后第九年。

十月末梢，残夜五更。天上星月隐匿，地上阴冷如冰。𠂔父丁带好简牍诏书，带着随从，跨上骏马，迎寒风，冒昏黑，伴着三两声冷落鸡啼，向西往王官邑飞驰而去。

第二章 山中奇遇

王官邑是王氏方国的城邑，在今山西省闻喜县。这个方国是商王室同宗，姓子。因它地近王屋山，就以山为族名，叫王氏方国，其实它的统治成员都是商王的宗亲属。也许因为这些，小乙才把长子昭派到这里，让他在小人们中生活、劳作，了解下情，长些见识。

爻父丁（是王室公务员或办公室主任，名字里有“丁”，说明他曾是商王的近亲族）顺着太行山间窄狭的驿道往西走去。当时的驿站叫“驺传”，它向官员们提供两种交通工具：一是马，马行一日的距离有个驿站，所以叫驺；另一种是车，叫传车。当然，还提供宿舍。按说，有驺传和驿道，行路比较方便。可是太行山间峡谷陜口，路途险阻，山间小道根本没有驿站，只在山边高地，才设有驺传。爻父丁等在山中只好步行。许多地方，连马也得牵着，这就难了。他们千辛万苦，近千里路程走了近一个月，方才到达目的地。

爻父丁见过子昭，递上简牒，一面说：“小王好！殷王近日身体不适，派我来召小王回去。”说着，木牍诏书双手呈上。

子昭接过，一面询问父王病情，见诏书刻着十个字：“呼子昭速回大邑商父斂”。子昭看了诏书，发了一会儿愣。他感到脑海里突然涌进了许多重物，或是涌进了一片空白。这不幸的消息太意外了。他想起了父王平日对自己的抚爱。这样的父王怎会不受福佑，得了怪病呢？他一阵茫然、心烦，许久，才转过来问爻父丁：“母后，身体好吗？”又问子渔、子央等家人。然后他吩咐大应：“安排爻父丁好生歇息。”大应是他从殷都带来的贴身侍从。

爻父丁随大应而去，出门，便说：“小王离家两年，长大成人，出挑得更英俊了。”

“他刚娶过媳妇，安好家，谁知又要回都城去。”大应说。

“真的？娶的谁啊？”

“王氏邦长的女儿，名叫‘好好’。人可真好，模样儿也好。你看过就知道了。”

“呃，阿溪呢？他不是和你一起随小王来的吗？”爻父丁问。

“别提了！他死了——噢，就到这儿吃饭吧！”

爻父丁心下惊疑，没有再问。他觉得，一个人死也容易。特别是个下人，死不死似乎都是一样的。

子昭回到住室，见好好正在舞钺。她红衣白裳，双颊微晕，握着她父亲的短柄铜钺，就地旋舞，人钺浑为一体，掀起嗖嗖冷风，恰似微风丽日中一朵盛开的大睡莲。

子昭告诉她奉诏的事。两人看那诏书，都为父王的病担心

和焦急，又为能回都城感到高兴。

“会”时后，夫妻俩商谈过起程的事就睡了。

夜在走着，冷静地，匆匆地。月光如玉，铺满住地。冽风吹上王屋山，山上松柏响着哨声。子昭哪里睡得着觉！他的心像塞了把茅草，乱蓬蓬的。他思前想后，又回到了离都城时的那一幕：

一年多前，在祭过天乙的那个乙日，子昭拿块胙肉正往宗庙门外走，小乙叫住了他：“子昭，你吃冷肉吗？该烤熟了再吃。你吃过后到小寝去，我有话对你说。”胙肉是祭祀中供奉神灵的祭品，祭典过后照例是发给主祭人及其家人食用的。

子昭回到住室，慢慢地吃着胙肉，一面想：爹找我谈什么呢？而且郑重其事。我想没有什么大事情。他即位这么多年了，也没有做过什么像样的事。光说有什么用呢？重要的是行动。就像胙肉，冷或热都不要紧，重要的是吃，而且要自己吃。国家的事样样都交给甘般办，这样总不是个办法。

正想着，阿溪走进来，轻声禀报说：“敛王问你吃好没有，他正等着你呢！”

“知道了。”子昭说。

子昭来到小寝，问：“爹！你找我有事吗？”

小乙叫他坐到身边，问儿子：“过了年，你满十七了，是吗？”

“是。”

“时间过得真快。”小乙说，“你很快就是成年人，该给你点成年人的事做做了。”



“什么事呀？”

“你听我说，我们商王朝自天乙开国，传到我已经十世二十个王了。开国以后，五次迁徙，国无常都。其间自中丁以后，世代纷乱，国事多艰。我二哥盘庚迁都到这儿，方才安定下来。几十年来，殷都这儿修建得很气派。我想，要保持这种兴盛局面，就得想些法子。其中顶重要的就是：谁想当王，谁就得先吃点苦头。”

子昭听到这儿，一怔。

小乙继续说：“现在是方国林立，少说也有百把个。王畿之内的邦国，名叫‘内服’，有的还不服我；王畿之外的方国，说是‘外服’，不服我的就更多了。殷商是方国联盟的首领，是王。要想长久地担当起这个首领，我们一代代的王，都该是刚强有力的。所以我们王位的继承，从来都不拘泥于传子、传弟，而是传给能干、成年的子或弟。一句话，就是立壮。要能当王，要想干得好，就得早些磨练。所以我想把你送到畿外去，和小人们一起劳作，了解他们，增长阅历。以后当王，你就立得住了。这些年，你从甘般那里学到了不少本领，我想你会愿意去的。”

子昭听了，稚嫩的脸上露出复杂的表情。他觉得，爹也不是人们说的那样百事不干的人。眼下父亲的话像木铎，震开了他闭着的心扉；像春风，吹得他周身舒畅；又像新雷，使他的心微微战栗。他激动、兴奋、惊异而又略带犹豫，半晌才说：

“爹！你的话我懂，我会照办的。”

接着，他来到了王氏方国首邑王官邑。王官邑比之殷都实